

Only
To
Meet
With
You



只为与你相见

姚佰顺

◆ 著



那一天，我在去往雅鲁藏布大峡谷的留言墙上，蓦然看见你的真言；
那一天，我万念俱灰失落至极，不为悲伤，只为没能寻得你的踪迹；
那一天，我跋山涉水日夜兼程，不为旅途，只为一见你的容颜。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天津人民出版社

Only
to
meet
with
you

只为与你

相见

姚佰顺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只为与你相见 / 姚佰顺著. 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6.8

ISBN 978-7-201-10040-1

I. ①只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17417号

只为与你相见

ZHI WEI YU NI XIANGJIAN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 沛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 300051
邮购电话 (022) 23332469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hs.com>
电子邮箱 tjrmchs@126.com

责任编辑 刘子伯

印 刷 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710 × 1000毫米 1/16
印 张 17
插 页 0插页
字 数 260千字
版次印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2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录

CONTENTS

(引) / 001

(一) 那些花儿 / 005

(二) 花样年华 / 014

(三) 一生何求 / 050

(四) 盛夏光年 / 084

(五) 好久不见 / 097

(六) 曾经的你 / 106

(七) 完美生活 / 126

(八) 边走边爱 / 134

(九) 张三的歌 / 141

(十) 我怀念的 / 160

(十一) 再见青春 / 177

(十二) 烟花易冷 / 186

(十三) 西藏天边 / 190

(十四) 因为爱情 / 203

(十五) 平凡之路 / 208

(十六) 生如夏花 / 219

(十七) 你的样子 / 225

(十八) 一路向西 / 230

(十九) 回到拉萨 / 249

(二十) 勿忘心安 / 259

(31)

我曾经和叶子芷约定，等大学毕业了一起去西藏，去那遥远的雪域高原，去觐见心中萦绕的圣城，去磕长头转经轮，去触摸每一块墙砖每一段经文。

分开已经两年。两年来，我没有她的联系方式，没有她的音讯，我以为我早已忘记了她的世界，直到我只身一人来到拉萨，我又想起了我们的约定，又想起了她。孤独伴随着我，我陪伴着孤独，一个人走，一个人旅行，一个人来到林芝，来到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最深处，去寻找安妮宝贝笔下的莲花圣地。

从排龙乡到扎曲村，在大峡谷里徒步近三十公里。在扎曲村仅有的几间房屋旁，我发现了一面留言墙。经文与留言交错在一起。一边是默默念叨，一边是高声呐喊；一边是为众生祈福，一边是为自己打气。我一句句地辨识，一句句地默念。有些早已模糊不清，有些显然才刚刚写上。

“西藏，我要把我的一生交给你，勒布沟的孩子，老师来了。”

这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。我想能把自己交给西藏的不能只是激动地一个呐喊，这句话的作者一定做到了，看得出他应该是来支教的。

一句话，一件事，一辈子，是怎样一个人？这句留言的作者是一个熟悉而又牵动着我的灵魂的名字——叶子芷。我反复地看，仔细地想，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个叶子芷，我不敢想下去。应该是真的，因为子芷从不惧怕艰难，扎曲村她可以到来；因为子芷以前说过好多次想来西藏，西藏她可以到来。

我不敢再想下去，如果真的是子芷那她是什么时候来的，现在在哪儿，在做什么？勒布沟又是哪儿？同行的人没人知道。我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回排龙，我现在非常需要手机信号查一下勒布沟在哪儿，我要去找子芷，迫不及待！

直到今天，仅仅是看到了她的名字，我就如此迫不及待。两年了，我孤独

失落、郁郁寡欢，我以为是我迷失了我的世界，到头来，全是因为她的存在。这几天，我一直在赶路，从扎曲到排龙，从排龙到林芝，从林芝到山南。六百公里的山路，马不停蹄地赶了三天，不为别的，只为早点儿看到她的容颜。这几天，我的心情一直很愉悦，路不显得崎岖，风餐食宿不显得艰苦，不因为别的，只是因为她的出现。这几天，我一直在期待，期待与她相见的那一瞬间，期待她可能对我说的第一句话，期待整个世界的改变，不为别的，只为能够与她相见。

一路走，一路问，一路搭车，一路等待，一路焦急。在田园之间，在山水之间，在经幡之间。一个铁栅栏大门，两排楼房，水泥院落，青松挺立。这就是这些日子以来，我日夜牵挂的地方，一个山林中的小学。

学生们穿着绿白相间的校服，在院落里做着游戏，并没有注意到校门口陌生人的到来。我招了招手，一个小姑娘靠近了我，隔着大门对着我笑着。我递给了他一筒铅笔和一摞本子，她微笑着转过身去。

“小朋友你好，请问你们学校有没有叫叶子芷的老师？”我赶紧叫住了她。

小姑娘摇了摇头。

“那有没有姓叶的老师？”

小姑娘又摇了摇头。

“那你们学校哪个老师最漂亮？”

“是德吉老师。”

看来我是想多了，但我还是不甘心，“那有没有汉族老师。”

小姑娘还是摇了摇头。

一阵上课铃响起，小姑娘跑开了。我失落地离开，失落地上车。司机大哥一直在问我话，一直在关心我，但我什么也没听进去，我们就这样离开了。

来是那样的迫切，走是那样的失望；来是那样的喜悦，走是那样的悲伤；来是那样的期盼，走是那样的落魄。

小姑娘跑进了教室，把一筒铅笔和一摞本子递给了老师。老师问她是哪儿来的，她指了指门外。老师走到大门前，看着远行的车影，一直在呼喊，没有

回音。老师又问小姑娘，人家说了什么没有，小姑娘回答道：“叔叔问我有没有叫‘叶纸纸’的老师，还问我哪个老师最漂亮，我说是德吉老师你。”

这位老师突然明白了什么，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情感，一股热泪涌出，冲出校外，边追赶边大喊。只可惜车子已经离开了好远好远。

德吉老师就是叶子芷。

那一天，我在扎曲村的留言墙上，蓦然看见你的真言；那一天，我跋山涉水日夜兼程，不为旅途，只为一见你的容颜；那一天，我万念俱灰失落至极，不为悲伤，只为没能寻得你的踪迹；“那一月，我摇动所有的经筒，不为超度，只为触摸你的指尖；那一年，磕长头匍匐在山路，不为觐见，只为贴着你的温暖；那一世，转山转水转佛塔，不为修来世，只为途中与你相见；那一夜，我听了一宿梵唱，不为参悟，只为寻你的一丝气息；那一刻，我升起风马，不为乞福，只为守候你的到来；那一瞬，我飞升成仙，不为长生，只为佑你平安喜乐。只是，就在那一夜，我忘却了所有，抛却了信仰，舍弃了轮回，只为，那曾哭泣的玫瑰，早已失去旧日的光泽。”

（一）那些花儿

高考结束后分数还没出来的那段时间，我并不在意自己能否考上大学，考前一个月都敢离家出走的人，就不应该属于能考上大学的那一类。是否要在成绩出来之前痛痛快快地放松放松，还是应该计划一下再战一年，都不是我要考虑的事情。那段时间的我每天都目光呆滞、眼神游离、过一天是一天。因为我失恋了。

失恋的我就跟丢了魂似的，既想一个人静一静，又怕安静会使自己胡思乱想。那会儿对于恋爱经验不足，也不知道走出失恋的最佳途径就是重新恋爱，只知道到处走走才能给自己一点存在感，才能从内心深处知道自己并不是死了，而仅仅是失恋了。

我那漫无目的的脚步从早晨走到夜晚，那黯然失落的眼神从天空看到大地，想寻找点消磨时间的乐趣，无奈于万事万物都带有淡淡的哀伤。

街角一个捡破烂的老婆婆，瘦弱的身躯拖着一只大大的蛇皮袋，一直在垃圾筒里翻找着可以回收的垃圾。看到我手里所剩不多的饮料，问我能不能喝完了把瓶子给她。我没有说话，直接把瓶子塞进了她的蛇皮袋。这时一个乞丐老头走了过来，直接向每一位行人伸手，我也随手掏出了五块钱给了他。那一刻老婆婆一直看着我，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老婆婆的眼神，惊讶、失望，甚至有些愤怒！

街角过于忧伤，我沉溺于忧伤。

市中心的一个地下通道，一位流浪歌手蜷缩成一团，无力的手拨弄着一把褪色的吉他，沙哑的声音似乎并不能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。

“你喜欢beyond的歌吗？”由于一天没有说话，我的声音几近沙哑。

“喜欢。”流浪歌手看到了我的忧伤，却勉强地露出一丝笑容。

我摸了摸口袋，掏出了最后一张大面值的钞票放进他的吉他包里，“来一首beyond的《喜欢你》。”

面对着孤单的夜晚，忽略那些匆匆的人群，我和这位流浪歌手一起大声地唱，一起去体会忧伤：喜欢你，那双眼动人，笑声更迷人，愿再可，轻抚你，那可爱面容，挽手说梦话，像昨天，你共我……

离开，哼着《喜欢你》的旋律离开，直至晨光熹微，云蒸霞蔚，微微的光亮映着一片原野，原野上一条铁轨通向远方，通向希望的远方。我在铁轨上艰难地散着步，是心灵的沉重与压抑让这一具躯体如死魂一般失落、绝望，而又无所谓。此刻，我的心应该快死了，死得如一团连风都不愿去拂吹的灰烬，难道那唯一的解脱，唯一的永恒通道真的是生命的终结？难道人生真的就像是一个迷宫，为了找到这个迷宫的出口，我们放弃了可以长相厮守的爱情，放弃了追逐一生的理想，放弃了生命存在的价值与尊严？然而，当我们千辛万苦找到这迷宫的出口时，我们不禁又潸然泪下，因为一个迷宫的出口竟是另一个迷宫的入口。

那一刻的心情毫无造作，忧伤到了极点。

我躺在铁轨上，铁轨好凉，风也凉，我的心更凉。天地这张轮回的大嘴露出更多的光亮，可我却看不到一丝丝的希望。一个多月前我决定放弃高考，踏上火车沿着这条铁轨去远方翱翔，终究抵挡不住爱情的呼唤又回来了，回来的礼物却是失恋。然后带着逃亡与悲凉的心境去高考，看来也不会出现什么奇迹。这条通向远方的铁轨究竟是希望还是忧伤，没有一丝明确的迹象。愈想愈伤，愈伤愈乱，愈乱愈欲哭无泪。我无泪地笑了，笑声就和心跳声一样让人害怕，害怕去迎接东方的朝阳。

咦？不远处的铁轨上怎么也躺着个人？难道是死人？过度的惊吓让我的心瞬间比铁轨还凉。不，那是一个活人，还是一个女人，再精确点可能是失意少妇或是失足妇女，但我更希望是一个漂亮妹子。那人还在流泪，泪水和露水一样的晶莹剔透，她的心肯定比我还忧伤，因为她连眼泪都不愿去擦掉。这个人

难道在这哭了一夜？在什么地方哭不行非跑到这儿？难道她想自杀，还是卧轨自杀。连自杀都这么文艺肯定可以排除她是失足妇女。远方传来一阵轰鸣声，是火车要来了，我突然跳了起来，随便抓起一条胳膊就往边上拖，“火车来了，不要想不开呀！”

“你是谁？”那女人倒在铁轨旁，暂时还分不清是漂亮妹子还是失意少妇。

“我就一路过的，我怕你想不开来救你的。”

“我没有要想不开，我就是在这儿……我……”

“哎，不带你这样玩的。”她的忧伤远远地超过了我的忧伤，“你哭了。”

那女孩哭得更起劲了，似乎找到了期盼已久的倾诉对象：“我……”

我什么话也没说，紧紧地抱住了她，她也很乐意让我这么抱着，还紧紧地贴上了我的脸颊。当两个人的忧伤汇聚到一块时，突然间我也呜咽了。

从清晨走出，沐浴着晨曦，我俩一起去吃饭，一起去散步，脚步不知在哪儿驻足，形体不知该如何依偎。从日出走到日落，形影不离，一整天就这么过着，彼此没有一句对白。

傍晚时分我俩爬上一座小山，看着城市，看着河流，看着远方，看着夕阳……

“如果幸福能像这日落一样每天都有，那该多好。”我想打破这一天的沉默，可张嘴的第一句话竟是这么的酸。

“是吗？”那女孩望了望天，“日落也不是每天都有的，要是阴天呢……我叫叶子茵，你叫我子茵就行了，我该怎么称呼你呢？”

“我叫邵弘毅。”

自我介绍之后又是沉默，一直沉默到月亮升起，满天星星。

“你是不是有什么伤心事？”首先打破沉默的又是我，因为我觉得我找到了可以说话的陌生人了。

“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苦衷。”子茵叹了口气，似乎很想说什么，但又不想告诉别人关于自己的太多，“有些事……”她突然感到一阵恶心。

“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，要不我送你去医院？”

“不用了，我知道我是怎么回事。”子茵说着又流下了眼泪。

“你肯定有很多的伤心事，可以跟我说说，也许我可以替你分忧……”

子茵没有作声，搞得我也不敢作声，好一会儿她才放低了声音：“你明天愿意陪我去医院吗？我怀孕了，我想打掉。”

“哦……好的。”我内心瞬间有千万只兔子在狂蹦乱跳，怎么会这样，怎么会这样。

仍然是沉默，我没敢多问，只是感觉剧情变化得太快，还来不及平静，更谈不上接受。

“你会怎么看我？是不是觉得我不是个好女孩？”这次打破沉默的是子茵。

“也许很多人对这些事根本无法接受，但我并不在意这些事情，即便这些事就发生在我身上，只要那人对我好，她的一切我都不在乎。”不管明天的日落还会出现，在这种场景中我只能这么说，就当是对她的安慰吧。

“他知道我怀孕后竟然玩起了消失，我知道他肯定是怕承担责任想一走了之，我本想把这孩子生下来，可只要想到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我就难过，犹豫了好久还是做不了决定……”

天哪，不能看我失恋就好欺负，这难道是想让我喜当爹？“还是打掉吧，明天我陪你去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子茵又擦了擦眼泪，“你也一定有很多的故事，是吗？”

“我，我就是失恋了。”

其实大多数男人的关心都是善意的、真心的，如果哪个女人以为他们都是带着目的性的，只是假惺惺地想个法子套近乎，那这个女人完全是自作多情。不过在很大程度上女人也喜欢这种不是那么太明显的自作多情。

子茵的房间不大，却很整洁干净，一个小小的家，小小的、一个人的家。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这个家的第二个主人，我们一起吃饭，一起看电视，一起回忆着属于我们的过去。





回忆从四年前开始，那是2001年的夏天。

在一个青石白墙的巷落，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面对面地站着，像似一张怀旧的相片，线条勾勒的没有那样的清晰，水彩描绘的也没有那样丰富多彩。他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，也似乎有理不清的思绪。男孩是我，邵弘毅，女孩叫程思蒙，那一年，我十六岁。

已经有三个月没见面了。中考后我进入了一所不错的高中，而程思蒙由于发挥失常只能复读初三。我俩不忍就这样分开，但一切又无可奈何。此刻我俩紧紧地拉在一起，四只纯真的眼睛充满了幸福与不舍。

一切似乎很是单纯，可如果我们能凭良心地说，我们不曾为那初恋流过一滴眼泪，不曾被那美丽的回忆屡屡占据过心灵，那也许我们的青春真的是一片单纯，同样也是一片贫瘠。

我们很认真，也很难过，很懵懂，也很依依不舍。分不清天与地的界线，分不清时间的去留，也分不清周围环境的映衬。

离别的那一瞬间我抚摸着程思蒙的额发，“记住，等我十年！十年后我来娶你！”

程思蒙狠狠地点了点头，“嗯，我等你！”

这样的场景，这样的对白，都是那时琼瑶的电视剧造的孽。

终究还是分开了。

来到新的校园，有太多的陌生感，这样的陌生感源于陌生的人。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，没有了以往自由自在，没有了从前的优越感……一切都是那样的郁闷，那样的不安，唯有那份思念的慰藉。还好我的初中同学陆平也在这学校，我可以找他聊聊天。以前他是我和程思蒙的信使，我一直把他当兄弟。进入高中后我们阳光班的老师会扣学生的信，所以程思蒙经常将写给我的信让陆平转递。

晚上我去了陆平的宿舍，还没看到陆平的身影就听见他的声音：“走，

快，不然就来不及了！”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我拦住了陆平。

“去网吧，不要乱说，你快回去睡觉，明天还要上课呢。”

“那你明天不上课吗？”我又跟上几步，“我也去，这几天我听不下课，我要去放松放松。”

“那你一定要有个度，不能痴迷，快，去三楼！”

去网吧就去网吧，为什么要去三楼宿舍呢，我很是不解，顾不上多问就跟着陆平一路小跑到三楼的一个宿舍里，小小的宿舍里挤满了人，彼此没有太多的语言，一个眼神的交流足以胜过千言万语。

在地形上本幢宿舍楼紧挨着围墙，围墙外一根电线杆恰好就竖在该宿舍卫生间的窗边，只要抱着电线杆滑下就能到达另外一个世界。由于有前人无数的成功经验，同学们纷纷往卫生间拥，主动排队，很有秩序。第一个滑下去的过了许久才发出久违的暗号：“我靠！”

“怎么了怎么了？”窗口传出一片关切。

“黏糊糊的不知道是什么，衣服上全是的。”

事后得知，那是宿管在电线杆上涂的柏油，真是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。

混乱中一个小胖挤到前边：“我今晚要攻沙巴克城，没时间了！”然后他当机立断从床上胡乱拿起一件校服穿上，华丽丽地滑下，只留下那件校服主人的声响在黑夜中回荡：“我的校服，你大爷的！”

“走！翻墙！宿舍大门要锁了！快！”陆平一语点醒无数少年。

逃出了宿舍大门只能算是过了第一道关卡，我校坚固围墙三千米，守城校警十余名，岂能是鼠辈能够逾越的。但，再坚固的城墙也是有漏洞的，再尽职的守卫也是有打盹的：还是前辈们的经验，操场那段围墙比较低矮，从校警发现到跑步前进至围墙边至少有十秒钟的时间，也就是说只要你能够在十秒钟内翻过去，那你就安全了。难度肯定是有，不然之前那小胖也不至于豁出命抢夺别人的校服了。时间就是生命，统一口令，一、二、三、翻！那阵势，那气势，就像夺命杀手一般，个个身手矫健。



“都给我下来！”校警快步冲了过来，但他们终究不是百米飞人。我们在围墙上看着他们奔跑的身影，有一种无比的快乐。

“呀，我的学生证掉下去了。”关键时刻总有二货出现。

校警捡起了墙角下的学生证得意地离开了。

我们翻过围墙后只顾撒腿往前跑，到了网吧我没看到陆平。一个人第一次来网吧包夜，除了有些不知所措之外，更多的是兴奋。

晚上的网吧比白天还热闹，10块钱包夜还提供一份炒饭，是现在能享受到的么，少年们？我随便找个位置坐下，向周围扫视了片刻：左边一个矮男戴着如啤酒瓶底一般厚的眼镜，专看一些不健康的网站，动作鬼鬼祟祟，一会儿左右看看，一会把窗口最小化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百分之二百五的失败者。矮男旁边坐着一位长得比较着急的妹子，打扮得比失足妇女还妖艳。那妹子穿着件短裙，一直在展示她那几乎不能再低，而又一高一低的内衣。就像中国似乎很缺少布料一样，而她恰又是节约布料的倡导者。我的边上坐着一位比较清秀的妹子，长长的头发披肩，娇小的嘴唇时而紧闭，时而露出一丝笑意。她的后边则站着一个猥琐男，那猥琐男的左手很不老实地搭在她的肩上，右手握着那妹子拿着鼠标的手，边说边笑，竟然在教她打《传奇》，好妹子都这样被猪给拱了……再远一点，坐着一位女汉子，光着脚盘坐在椅子上，厌恶地用手扇了扇边上吹过来的青云，继续她的“一指弹”，“网管，电脑不动了……”“重启！”多么熟悉的对白。

我无聊地加QQ，发句“你好！”，都会有人回应，如此重复了好久。比起现在的对白“在不”“呵呵”“我要去洗澡了”之类，那会儿聊天还是比较真诚的，谈生活，谈爱好，谈感情，然后留地址，写信，交笔友……朱珠就是我的第一个网友，也是我的第一个并且是唯一一个笔友。这一晚我们聊了好多，谈理想，谈人生，然后互留通信地址。

半夜时分，所有的激情都被疲倦感所驱散，凌晨时分，感觉有几分清冷，一双脚冻得发麻，麻得就好像不是自己的。凌晨四五点钟，一切激情又来了，所有的疲惫瞬间变成一个臭屁，有多远滚多远。六点钟已到，早读课就要开始

了，再怎么不愿意也得离开。

六点半班主任就要点名，我根本来不及吃早饭，一个劲儿地往学校跑，可远远地就看见班主任石老师的身影。我想绕开，但石老师早已远远看到了我，没有办法，我只得硬着头皮往前走。

“邵弘毅，一大早的去哪儿了？”

“我出去吃早饭了。”撒谎是不需要思考的。

“食堂的饭菜不好吃吗？”

“嗯，老师我先走了。”我赶紧走开，如犯人蒙赦般得意。

早读课上我困得不行，用手握成拳头撑住下巴，眼睛一会儿眯起来一会儿又睁开。班主任到教室时并没有叫醒我，更没有打扰我，只是让同学提醒我下课去一下他的办公室。

“昨晚很累吧。”石老师面带笑容，手摆了一下，示意让我坐下，“起初很有精神，半夜时十分疲惫，天亮时又有了精神，对吧，现在恐怕你全身冰凉，最多也只有心是热的，对吧，你昨晚去哪儿了？”

“你不是知道了吗？”

“可我要你自己说。”石老师还是面带笑容，只是那种笑容让人紧张。接着他又说：“你从那出来时是不是有点后悔，是不是暗暗发誓以后再也不包夜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老师，这是我第一次包夜……”我果然中招了。

“如果我把这事告诉德育处，你想你会怎样！”石老师打断了我的话，“是找你谈话？是训你一顿？是发个火就算了？都不是，是处分，是写检查，是叫家长！我上高中时也和你一样，那时没有网吧，我们经常去打游戏机，可等我到了高三我才后悔高一我浪费了很多时间……今天的事我就不追究了，我也不向德育处报告，你回去好好想想……回去吧。”

“等等！”我刚转身石老师又叫住了我，“我看了你的作文，很不错，我希望你能培养正确的爱好，我个人也喜欢文学，我支持你。”

“谢谢。”我微笑着深深地鞠个躬，因为我觉得我找到了我的梦想。



昨晚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，那位丢下学生证的二货今天早上举起写着“我叫XXX，我违反校规翻墙去网吧”的牌子一间间教室巡回示众。

和那二货一起举牌子的还有陆平。我能说陆平有多糗吗？操场边的围墙外是一片菜地，一起翻墙，一起跳下，偏偏他的落脚点是粪坑。带着大粪去网吧肯定不合适，只能从校门回学校束手就擒。我很庆幸班主任没有把我给供出去。